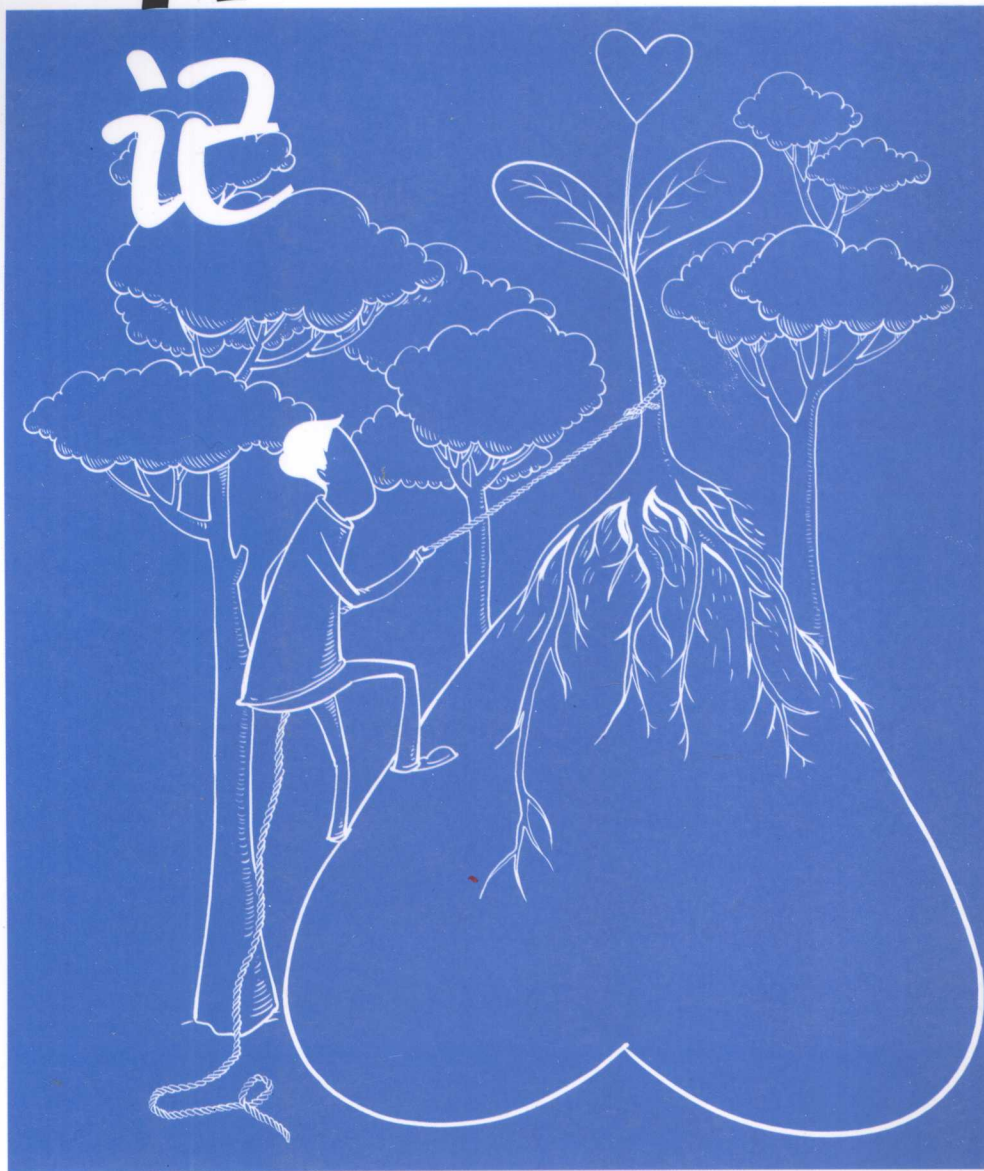


冉正万 著

洗骨

记

花城
原创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洗骨记

冉正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洗骨记 / 冉正万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360-6020-3

I. ①洗… II. ①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7934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林露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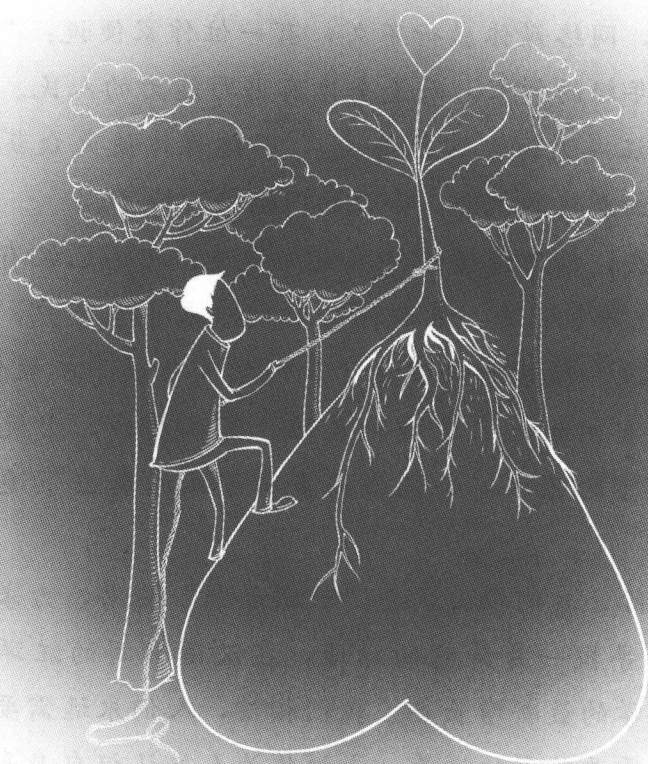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4.25 1插页
字 数	220,000字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洗 骨 记



“花城原创”出版缘起

几年前，网络媒体盛行不久，有一位作家便说：“我们面对的不是更年轻的作家，而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民。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就是了。”网络媒体使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机会，小说的门槛被冲垮了。

几年过去，信息传播的技术更加发达，中国已经有4.2亿网民，7.4亿手机用户，互联网移动网渗入千家万户，年轻一代的话语系统和阅读趣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手机短信流行，手机长篇隆重问世，影像铺天盖地。有人质疑，小说往何处去？作为语言的艺术，小说会在多种媒体的夹击下逐渐消亡吗？

剧变之际，我们推出这套“花城原创”丛书，力求在众声喧哗之中，寻找一片诗意的绿地，在汉语书写的汪洋大海之中，寻找文学的最新增长点。我们相信，人们永远需要描绘和探究自身，需要艺术的滋养。小说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现实的一种艺术手段，随着人类认识手段的发展也必然向前发展。我

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把握当前的文学动态，给精英文学注入时尚的活力。随着汉语逐渐走强，中国文学应以崛起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

“花城原创”丛书依照三个原则遴选作品：第一，作者是文坛上崭露头角具有优良潜质的作家；第二，作品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有人文情怀，有理想主义倾向；第三，作品具备原创精神，鼓励艺术创新，鼓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反对纯粹的技术主义。

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迎接竞相争异的局面。

希望“花城原创”丛书能够从汪洋之中，撷取动人的浪花，一部作品就是一个里程，一寸一寸地拓展小说的疆域。在这里，我们打开一扇门，愿与读者诸君一起为构筑文学的未来，各尽所能：是星星，就应尽力地，闪烁；是花朵，就应尽情地，吐艳。

目 录

1	马也：我们都是松鼠	1
2	马也：我和翠青蛇	10
3	马也：改变是从她的到来开始的	21
4	马也：为她打架	31
5	马也：森林里的鱼	39
6	马也：水里的骸骨	49
7	马也：向她献花	59
8	马也：她送我一只猫	70
9	马也：在甲定的最后一年	81
10	马也：甲定的秋天	90
11	马也：甲定的冬天	101
12	马也：只剩下我和她了	112

13	马也：我的高考	122
14	马也：在她面前，我什么都不够格	129
15	马也：耳光	141
16	马也：不辞而别	153
17	马也：心如止水	164
18	马也：我一直在找她	175
19	马也：梦境	184
20	马也：扛着痛，就那样扛着	191
21	马也：正在到来	199
22	马也：出乎意料	208
23	马也：最后一刻	219

1 马也：我们都是松鼠

她来甲定那天，天空飘着白云。

当时我们正躲在松林里抽烟。松林里有一股浓郁的香味。这是蘑菇腐烂后释放出来的。它们腐烂的时候香气四溢。

高袁果果的嘴巴张得像墨水瓶盖一样圆，可他吐出来的烟乱七八糟，一个圈也没有。他寒假回老家看了一场电影，两个地下工作者接头的时候，其中一个吐了一串烟圈，另一个则吐出一根直线从烟圈中穿过去，这是他们的接头暗号。我试了试，吐出来的烟雾像一团团棉花。曾萝卜比我们强，每次都能吐出一两个，虽然不圆，而且一会就散开了，但那毕竟是烟圈。他除了考试，别的事都比我们强。许多年后，他成了我们中最有钱的大老板，开了辆国产奔驰，每次聚会都是他买单，仍以老来自居。

在无忧无虑当中，我常常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好像有什么事要等我去完成，也好像什么东西正在被不知不觉地失去。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因为这种感觉很轻，很容易消失，同时还因为我根本就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形容。还有两年我们就高中毕业了。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我既有很大的耐心，又很没有耐心。就像一块被雨水淋湿过，再被阳光烤干的泥土，尽管外形没什么改变，其实内心已经不那么坚强，充满了期待却又在拒绝。

我去拔一株七叶莲，看见有人来了。

甲定很少有人来，地质队的总部在遵义，总部的人一年最多来两次。甲定离旧盘乡 23 公里，旧盘乡离遵义市 123 公里，遵义离贵阳 160 公里，贵阳离北

京 3056 公里。贵阳我一次也没去过，遵义去过三次，旧盘乡去了十八次。对平原的孩子而言，这点距离算不了什么，可在山路崎岖的黔北，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让人望而生畏。

看见她后，我看了一眼天边的白云。我的心抑制不住地怦怦跳，就像她是为我而来的。

马路是几年前运设备用推土机推出来的，平时只有矿上的生活车进出，马路中间已经长了不少苦蒿和杂草，成了一条野马路。

洁白的连衣裙在深绿色的松林中非常显眼。左手费力地提了个红色皮箱，右肩上挎一个小包，身体向左倾斜，小包甩来甩去，老往下滑，她不得不不时拉一下带子。可以想见，从旧盘乡到甲定二十多公里，她就是这么偏着身子走来的。

高袁和李元强用松果互相投掷，我向他们招了招手，他们没看见，还在那里嘻嘻笑。

我感觉出来了，她不光疲惫不堪，此时还恐惧到极点。松林里的路足有五公里长，进入松林后就看不见村寨，平时一个人走在里面都会害怕，明知松林里没有什么东西跳出来，可心里却总是害怕，总担心有谁跟踪自己，要加害自己。我本应该跳到马路上，告诉她不要害怕，接过她的箱子把她护送到矿上去，可我被什么东西粘住了。是因为少年的羞涩，还是因为她太漂亮而让我自惭形秽？当时不得而知，现在仍然不得而知。

“有人来了！”我压低嗓门叫了一声。

“谁？”

李元强虽然站了起来，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以为来人不是矿上的就是村子里的，当他看见是个一袭白色连衣裙的女子时，他的表情变了，如同一个为自己的蠢笨感到羞愧的人。

曾萝卜好奇地说，看啥子乌龟，那么好看？我和李元强看了他一眼，为他说脏话感到害臊，同是也为我们自己感到害臊，因为我们是一起的，曾萝卜的脏话亵渎了我们心中神圣的东西。我们懒得理他，他抓了一把泥沙向我们撒来，虽然没有多少落到我们身上，但我和李元强都狠了他一眼。

“怎么了？你们。”

高袁打手势叫他别说话。

她没有看见我们，她没朝松林里看，她的眼睛只盯着路面看，大概是太疲倦了，疲倦得头都有些转不动了，疲倦得耳朵都听不见任何声响了。不过，也有可能是她看见我们了，但没什么好看的，所以视而不见。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屏住呼吸。树林里这么安静，一旦突然弄出响声，肯定会吓她一跳。

她用膝盖顶着箱子，一瘸一瘸地，走不了多远就换到另一边。我替她着急，替她难受。我感到全身很不舒服，手脚肿胀，脑子迟钝，有种压抑感，手心和额头都在冒汗。我对自己的行为非常不满，做着怜香惜玉的种种幻想，身体却无比懦弱，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这种不满在以后的生活中一次次重演，为此酿成的苦果也一次次砸得我晕头转向。

她从我们面前走过去了，松林里不光有松树，还有灌木和荆棘，我们要看清她很容易，她要看见我们却很难。

走远了，看不见了。

“你们怎么不去帮她一下？”

高袁果果说。他的声音是从干燥的喉咙里挤出来的，声音不大，像沙子一样粗糙。李元强反问他：

“你怎么不去？”

高袁果果笑了笑。

曾萝卜说：“你们看见没有，裙子是半透明的，内裤都看得见。”

我小声骂了一句：“流氓！”

“什么流氓，又不是我想看，是她自己的裙子不好，谁叫她穿那么透明的裙子。”

高袁果果像傻瓜一样喜笑颜开。我不知道他在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我很想给他一耳光。高袁果果说：

“野马喜欢上那个女人了。”我叫马也，他们把我的名字颠倒过来，叫我野马。其实我的长相和性格都和野马相去甚远。我也许更像一只猫。

“放你妈的狗屁！”我像受了侮辱一样。其实不是因为侮辱，而是内心肮脏的想法被别人窥破后的难堪。在当时的意识中，喜欢女人就是一种肮脏，内心深处对这种“肮脏”既拒绝又向往。

他们见我发火了，都不再说话，想着各自的心事。不时有小动物弄出响声，有时候是一只鸟，有时候是一只锦鸡。高袁果果注意聆听，弯下腰，脸上露出好奇的神情。他走到不远处的松树后面，眼睛盯住一个地方，将双手拢成一个罩子，悄悄地走过去，忽然一个前扑，肚子贴在地上，双手罩住了什么东西。

“抓到了！”高袁果果得意地喘着气说，把一堆松针和树叶捧起来。他把树叶拔掉，露出一只小松鼠。

曾萝卜和李元强跑过去，想找根绳子或者别的东西把松鼠拴起来。高袁果果抓住松鼠颈子上的皮毛，小家伙惊恐而又无奈地划着小腿，吱吱叫唤。毛色又细又绒，肚子上是白色的，两侧是鼠灰色的，脊背上是金黄色的。最漂亮的是它的尾巴，又长又大，蓬蓬松松的，给人柔软而又富丽之感。身体只有香蕉那么长，看样子还没长大，说不定还在吃奶，要不然不会被高袁果果逮住。大松鼠是很机灵的，我们在松林里逮过很多次，从没有逮到过。

“去找个鸟笼来，只有关在鸟笼里才行。”

孙悟空有鸟笼，他喜欢捉画眉。孙悟空本名叫孙大胜，在矿上当放炮工，因此也有人叫他孙大炮。孙大炮长得又黑又矮，捉画眉很有一套。他用马尾做成活套安装在树枝上，画眉飞过去就能把它套住。山林那么宽，画眉为什么偏偏从那个活套里钻？这有点不可思议。

“马也，你去！”高袁果果以命令的口吻说。

“我不晓得孙悟空会不会给我。”

“你去嘛，说几句好听的，叫他孙叔叔，他会给你的。”

“好吧。”我说。

我之所以答应，当然不是为了高袁果果的松鼠，而是为了追上她，追上她帮她提箱子，问她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只要没有其他人看见，我想我是敢和她说话的。

钻出松林，走了十几米就是山坡，我可以一览无余地看清楚直到矿部的马路，可马路上没有那个白色的影子。我们玩耍的地方离矿部大约一公里，她不可能走得这么快呀？幸亏刚才还有几个人看见，要不然我真要以为遇见鬼了。

跑进矿部，借找孙悟空要鸟笼为名，看看她是不是在哪间屋子里。然而没有，至少我能看见的房间里都没有。这些房子都是用油毛毡和稻草板搭建的，

冬天冷得出奇，夏天热得要命。现在是夏天，只要有人在，门窗全都敞开。看得出矿上的人都不知道有人来了，否则不会这么安静。平时，不管是总部的人来，还是某个矿工的家属来，矿上的人都会团在这人的周围，或者说话，或者傻笑，傻笑的人居多，长期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变傻了，见到什么人都要笑不笑的。

孙悟空的屋子里挂了几十个鸟笼，他正在学雌画眉叫，雌画眉的叫声很难听，可笼子里的雄鸟听见了，却像追星族看见偶像一样兴奋。养画眉要养雄鸟，雌鸟是没人要的。刚逮回来的野画眉是“生鸟”，必须经过训练才能变成“熟鸟”。孙悟空听说我拿鸟笼去装松鼠，连说几个不行，他说松鼠有牙齿，竹子做的鸟笼关不住，要用铁丝做的笼子才行。我说还是只小松鼠，牙齿还不硬，暂时借个旧鸟笼去装一下，等把铁丝笼子做好就还他。任我怎么说，孙悟空就是不答应。我只好到小卖部要了个纸箱子。

我扛着纸箱子走出矿部，那是下坡，即便不想跑也会走得非常快。公路绕一个大弯才能进矿部，我走的是小路，在小路和公路交叉的地方，我刹住脚，心里惊讶万分。

她正吃力地用膝盖顶着箱子爬上来！

我在心里“啊”了一声，脸刷地一下红了。离得近，而且我又是站在高处，完全看清楚了：个子不高，但身段苗条，胸脯很大。脸似乎小了点。也许本来不小，不过是胸脯反衬的结果。除了偶尔去城里，我在别处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她看见我，皱着眉头问：

“这里就是甲定呀？”

声音嘶哑。我点了点头。

“我的腿都快走断了。”

她苦笑了一下。虽然是苦笑，还是很好看的。

不知为什么，我的双腿又被粘住了，甚至连嘴也被粘住了。就连“她马上就要到了，只有二十来米了，这时候帮她提箱子是不是有点假惺惺？”这样的问题也会干扰我的行动。许多年后，我才把自己看明白，这是一种自私的性格，但对她而言，则是我数不胜数的罪过之一。

我把纸箱扛到松林，小松鼠已经跑掉了。我走后，他们觉得老抓在手里不行，而且也太麻烦，他们脱下一件衣服，将一只袖子的袖口扎起来，把松鼠装在里面，等我把鸟笼拿去后再把它捉出来。高袁果果怕憋死它，不时撑开袖子让松鼠透透气，没料到它一下串到他的肩膀上，再跳到松树上，轻轻松松地逃掉了。

他们遗憾同时又很兴奋地讲述着，我对他们的事毫无兴趣，我沉浸在刚才的短暂的不期而遇当中。

A 刘爱：我想飞

我有一肚子话要说，但不知道从何说起。要把这些话讲下去，我既有很大的耐心，但又很没有耐心。远在松花江的母亲总是把我当做迷途的羔羊，而在我的内心，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在运动，正在把什么东西推向高潮。

我来到贵阳已经三天了，既孤独又兴奋，我从没来过这里，在二十岁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座城市。印象中贵州的省会是遵义，直到有一天，一个来自贵阳的同学义正辞严地指出我的错误，我才知道没把地理知识学好。我从此记住了这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当我毕业后来到这里，当我走出火车站，当我意识到自己将留在这里，成为这里的一员，心头既感到这一切顺理成章，又觉得莫名其妙。就像爬上一棵大树的蚂蚁，它只知道自己爬上来了，却不知道究竟爬了多高。

三天时间我认识了七八个人，我还没有准确地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我并不觉得陌生，我感到这个城市的所有人都正在等着我去认识。

晚饭后，林白霜问我去哪里，我说去贵阳最漂亮的地方。他想了至少半分钟，就像我给他出了多大的难题似的。“去南明河吧，沿着河边走，一直走到甲秀楼。”他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来贵阳已经两年了。

乘1路车到海关大楼，穿过马路是一个小型街边花园。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南明河。南明河像一个过分打扮的女子。灯光、树木、拱桥、石雕，现代的仿古建筑，我当然觉得它们好看，但并不觉得这有多么美。当我闻到河水里传来的异味，我也没有觉得南明河有多么丑，就像在拥挤的火车上闻到各种乱七八

糟的气味一样，我不可能因此就捏住鼻子。任何一条河穿过一座城市都会像哲学家穿过书丛一样，赞叹和摇头必不可少。

河边有一组浮雕，刚开始我没太注意。林白霜说，这是表现远古时期的骨器、石器、角器、牙器等文物的装饰浮雕，有岩画，有红岩天书，还有汉代铜车铜马。有点意思，但我记不住那么多。

我俩悠闲地走着，沿河散步的人并不多，然而我却像置身于乱哄哄的嘈杂声中；周围的一切都在对我耳语，说一些我还不明白，但估计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我曾到过深圳，那是两年前，如果能找到适合的工作，我就不再上学了。去之前有人说那是一座匆忙的城市，可她给我的感觉正好相反，一个在那里发展很好的师兄请我吃早茶，一吃就是好几个小时。晚上和另一个朋友聚会，她正好过生日，十多个人在馆子里喝啤酒喝到深夜。我知道我只看到了一面，但我还是决定先不忙找工作，读完研究生再来。

两年过去后，我却选择了贵阳。我希望这座城市能让我喜欢。我每次迈出轻盈的步履都像是与一名新朋友约会。走到甲秀楼，身上微微出汗，但河风吹得人很凉爽。

甲秀楼应该是贵阳的名胜古迹吧？在繁华的都市中还有这样一个古雅的去处，让人立即想到古时候在这儿摇头晃脑吟诗作对的秀才。我不喜欢像写散文的人那样遇到名胜古迹就要考证一番，我害怕辨认书法家们的墨宝，遇到认不得的字就像遇到老熟人却想不起名儿一样别扭。有一次我在西湖参观西泠书社，那座小山上到处是书法大师的杰作，瞻仰半天下来，囫囵吞枣，把脑子都搞昏了。有人告诉我，你不要去认那些字，你要像看一幅画那样去欣赏它们，看它们的笔势和着力的劲道，说来惭愧，我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只要有三五个字不认识，没搞懂字面上的意思，我就没法对它留下什么印象。

每当这种场合，我都担心别人知道我是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我不担心他们笑掉大牙，我担心他们笑掉大牙后我付不起医疗费。

甲秀楼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广场，悠扬的音乐荡尽了所有噪音，草坪里的青草在灯光的照射下仿佛忘记了衰老，河坎上连接护栏的石座子像一台台全自动洗衣机。人行道上全是人，到处是快活而年轻的笑声。林白霜向我介绍着周围

的建筑，我听着，没有要想记住它们。我穿了一件镶花边的白衬衫，黑色的短裙，背了个双肩包，心里充满不知从何而来的骄傲。我想象着人们正在朝我看：这个姑娘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又年轻又神秘。明天，说不定他们会在办公室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谈论：昨天晚上我看见一个很不错的姑娘，她一定非常幸福。连续转车和租房子带来的疲倦一扫而光，我准备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今天的一切。我感到自己的羽翼已经丰满，我的头顶上是一大片天空，我会把这广阔的天空填满。“刘爱，开始干吧，好好干。”带有磁性的声音肯定地说，我没有寻找声音的来源，而是用两个拇指扣住双肩包，自信地向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微笑。有位老师曾为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感慨，说我们没什么理想，还没有走进现实，就已经开始现实地生活了。他要是知道我此时的心情，一定会大感安慰，因为我已经变成一个诗人。

我感觉出来了，广场上的人十有八九把我当成林白霜的女朋友，而这也正是林白霜所希望的，他很想拉我的手，但是不敢。如果他胆子大一点，我并不反对，不，我不是说我愿意当他的女朋友，我现在根本就没心思去想这些事情，老实说，我只是把他当做我的向导。我心里充满了爱，但不是爱某一个人，我爱的是所有的人，爱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为此感到飘飘然，忍不住就要笑出声来。

还没走到喷泉面前，一股风正好向我吹来，喷到空中的水把我的头发淋湿了。林白霜掏出纸巾要我擦一下，我没要，哈哈笑着往喷泉跑去。我把这看成是喷泉对我的邀请。

我跑到台阶上，看见几个孩子正开心地在水线组成的水墙之间穿梭，他们成了落汤鸡，可他们非常快活，你追我赶，兴奋地尖叫。当喷泉停下来，他们踏着不锈钢水篦奔跑，空心的不锈钢水篦被他们踩得哗啦响。有个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在里面，大难临头似的叫起来。她大概已经在别的地方找了好一会了，没料到孩子在这儿玩起水来。她严厉地训斥、夸大其词地恐吓、无可奈何地引诱，可全都没用。她担心孩子感冒。随着强烈的音乐响起，喷头又喷起水来，中间的水柱拔地而起，仰头看水柱的人，包括那位心急如焚的母亲，全都在感叹它能冲那么高，可同时又希望它能冲得更高。水篦下的喷头喷出一圈水花，喷得不高，但密不透风。

更多的孩子加入进来了。他们的衣服没淋湿前，还又惊又怕地站在水墙边上试探，一旦什么地方被淋湿了，他们就会快活地尖叫，同时找到借口似的，学其他孩子从水墙里钻进钻出。有个大男孩趁最中心的喷头暂停的瞬间，把一个纸杯倒扣在上面，当水柱突然冲出来时，纸杯一下被射到天上。其他孩子就像被开启了智慧一样，眼里闪着亮光，唧呀地欢叫着，大男孩则得意洋洋，同时却又假装不把这种羡慕当回事，暗中希望以更有创意的游戏再次博得别人的好感。

我想也没想，把双肩包往林白霜怀里一塞，像孩子一样冲了进去。林白霜指着旁边一个警示牌：“禁止入池，小心触电！”他叫我别进去。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在水墙之间跳来跳去，水线射到光溜溜的腿上，痒痒的，我忍不住嘻嘻哈哈。太好玩了。

林白霜像傻瓜一样抱着我的包，他大概已经在为我如此任性皱眉头了。我突然想起他的绰号，上中学的时候班上的男生叫他林南瓜。我望着他哈哈大笑，站在水墙后面叫他：“来呀，你也进来呀。”他犹豫不决，举了举我的包，我说不要紧，里面湿不了。他跑到水墙边，大声说：“你的手机响了！”

是妈妈打来的，我来贵阳才三天，她给我至少打了十个电话。她既为我骄傲，又为我担忧，她说我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傻姑娘。我憋住笑告诉妈妈，贵阳下大雨了，我全身被淋透了。妈妈一边埋怨我为什么不带伞，一边叫我快打的回家，别忘了马上喝点姜汤水。我再也憋不住了，噗哧一声笑出来，立即像一堆土豆被刨走了几个一样，堆在上面的土豆再也站不住了，呼啦啦滚下来。妈妈疑惑而又高兴地骂了我一句：鬼丫头！